

红谭

欧阳健◎著

2014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“震撼红坛的新说”——“程前脂后”、“程真脂伪”

红谭

2014

欧阳健◎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谭. 2014/欧阳健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
2015. 1
ISBN 978-7-5108-3511-7

I. ①红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—文集
IV. ①I207.41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3247号

红谭. 2014

作 者 欧阳健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市昌平星城印刷厂
开 本 787毫米 × 1092毫米 16开
印 张 22.5
字 数 230千字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511-7
定 价 48.00元



2014年5月16日与程俊仁、侯忠义在哈尔滨



2014年5月19日与辽阳红学会同仁在辽阳



2014年6月10日与尤志心在镇江



2014年6月19日与赵国栋在开封



2014年6月21日与克非在绵阳



2014年6月23日与沈伯俊、曾良、邓国军在内江



2014 年 6 月 26 日与曲沐在贵阳



2014 年 6 月 26 日与贵州红学会同仁在贵阳

序

侯忠义

为欧阳健先生的红学新著《红谭 2014》写序，深感荣幸。

欧阳健先生不是天生的红学家。要不是 1990 年参与我主编的《古代小说评介丛书》，应邀撰述《古代小说版本漫话》，迫于论题需要不得不染指《红楼梦》版本，因而“误入白虎堂”的话，说不定至今还在红学门外徘徊。

他 1991 年提出被林辰先生称为“震撼红坛的新说”——“程前脂后”、“程真脂伪”，尖锐地指出：1927 年发现的甲戌本，是为迎合胡适炮制的伪造本；所谓各种脂本的批语，不过是有正本批语的翻版和改造；而有正本的批语，却是民初狄保贤和“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”而成的产物。此说一出，令人眼前一亮，豁然开朗，使人明了《红楼梦》什么古本、原本，什么在作者生前原稿上的加批等说教，不过是故弄玄虚、愚弄读者，玩骗人的鬼把戏而已。

他 1993 年与曲沐等学者，为捍卫程甲本的真本地位，揭穿脂批本的假冒面目，首次整理出版了以程甲本为底本的花城版《红楼梦》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《红楼梦》读本，受到了好评。与此同时对脂本及脂批，进行了逐条逐句的缕析，终成就了上百万字的代表

作《还原脂砚斋》。

对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，他提出了“异质思维”的观点，即把曹雪芹看成是一个笔名或化名，包容或容忍不同说法和观点的存在，允许不同看法争鸣，这是目前解决《红楼梦》作者纷争的最有价值的意见。

关于文本的诠释，他以新的视角，作出了新的解释，认为“《红楼梦》的意绪发端，并不起于家庭败落之后对‘繁华旧梦’的怀念，而起于‘历经梦幻’之后，对‘所有女子’的追忆。”“如果我们把《红楼梦》放在‘青楼文化’的传统中，一切的‘奇迹’就都变成了可以作出历史解释的、非常自然的事情了。”（《红楼梦诠释》283页，上海三联书店，2014）可谓颇有见地。

多年来，他像一个永不疲倦的农夫，意气风发地在红坛上辛勤耕耘，在《红楼梦》的版本、作者、文本、史料等方面，俨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，深入人心，影响深远。

欧阳健先生又不是单一的红学家，2003年在《还原脂砚斋》结末宣布：“吾生来日，本已无多，况且还有古代小说学、晚清小说、俗文学及文言小说诸课题等我去做，眼下最企盼的则是美美睡上一觉，脂砚斋这一块，就恕我不再奉陪了。”表示有关红学的话已说尽，决心不再谈《红楼梦》，不再卷入红学纠葛，涉及红学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答，连《红楼梦学刊》2004年到期也不再续订，真正做了近十年的“红学历史人物”。在这十年中，他出版了《晚清小说简史》（2005年）、《古



代小说作家简论》(2005年)、《古代小说版本简论》(2005年)、《古代小说与历史》(2005年)、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批判》(2008年)等专著,完成了人生磨难系列之一《敢死队》(2010年)、人生磨难系列之二《稗海潮》(2013年),《古代小说作家简论》还由金秀燕博士译成韩文,改题《中国古小说作者考证学原论》,2014年10月由昭明出版社出版,在红学之外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然而当他“揖别红楼”十年后一觉醒来,颇有“洞中方七日,世上已千年”的感觉。一方面见诸多红学家依然在自说自话,沉渣浮起,旧说新唱,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好些本无道理的意见,经反复宣讲居然成了多数信奉的真理;另一方面,有红学家忽然发现了“新证据”,激活了旧材料,从而“证明”早期脂评抄本确实存在,因未见他的反应,可见已被驳得“哑口无言”云云。当此之时,一种责任和激情,使他不再沉默,不得不重新拿起笔来予以回应。新作《红谭2014》,就是欧阳健先生这一年中的研究成果,主要内容仍然是对脂本、脂批及史料的辨析、揭露和批判,涉及红学中最顶尖、最重大、最迫近的论争,既有证据之辩,也有观念之辩。正如作者所言,“揭露脂砚斋的伪造,不是要把二十世纪百年红学描绘得一团漆黑,而是要把以粗劣、浅陋、破绽百出的脂本当作《红楼梦》‘真本’的历史颠倒过来,要把红学几乎为‘曹学’‘脂学’独霸的局面颠倒过来,从而为‘回归《红楼梦》文本’扫清道路。”可见本文集对红坛的重要性。

本文集也体现了欧阳健先生一贯的文风和特点,那就是内容充

实，以理服人，观点鲜明，针对性强，近些年来，“新红学派”的脂本脂批论，虽屡遭唾弃，却并未偃旗息鼓，可谓死而不僵；明知其错，却不肯悔改，仍不时将陈辞烂调、谬论悖说反复宣扬，巧言如簧，混淆是非，贻害读者。因此，不能任其泛滥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我们真诚希望，“新红学派”的人物，能够服从真理，改弦更张；同时我们更寄希望于广大读者，能够获取正确的观念和认识，还一个干干净净的《红楼梦》。欧阳健先生的这本新著，就能起到澄清真象，还原真理，正本清源的作用。

历史将检验这一切。

二〇一四年十一月，于北京大学。

红坛不平凡的 2014 年

——序《红谭 2014》

曲 沐

欧阳健兄自 1991 年在贵阳举行的程甲本《红楼梦》刊行二百周年纪念会上首次发出脂本是伪本，程本在前、脂本在后等论见之后，红学界翻腾起来了，主流红学家千方百计企图将欧阳的“新说”压下去，不允许其“扩散”。然而，真理是压不垮的。“全面批驳”的恶浪声势，反而激发了欧阳追求真理的热情，一举写下《红楼新辨》（1994 年花城出版社）、《红学辨伪论》（1996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）、《还原脂砚斋》（2004 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）等红学专著。尤其《还原脂砚斋》一书，以充分的事实和坚实的论证，全面而透彻地揭露了脂砚斋的作伪，透释了脂本的劣质和脂批的荒谬，一时间崇脂派偃旗息鼓、似乎无话可说了，而欧阳也“揖别红楼”，转向其他学术研究领域的开发了。

谁知在他“揖别红楼”十年之后，发现崇脂派又死灰复燃，沉渣泛起，没有停止其自欺欺人的荒唐行径。于是，以其惊人的敏锐，超人的胆识，出于正义，出于道义，出于对真理的捍卫，出于对国宝程本《红楼梦》的热爱，凭着天赋的才思，犹存当年垒涌着的热血情流，再度关注红学前沿，于 2014 年一口气写下十篇红学论文，计二十万字，

其速度是惊人的，有的尚是在从哈尔滨到贵阳的旅途写成的，实在使人赞叹！这些文章，于红坛辩识是非，澄清谬误，化解矛盾，均起非凡作用。如今汇结成集，取名《红谭2014》。欧阳兄不关注红学则已，一关注红学，一动笔，则惊风雨泣鬼神，如同“犀照牛渚”，洞察幽微，“万怪俱呈”，将“崇脂派”种种谬论，揭露无遗，彻底击溃。

《红坛2014》所收录，涉及红学最顶层、最尖端、最重大、最迫切的论题，评议李希凡、冯其庸、张庆善、蔡义江、张俊、黄一农等红学人士，其中既有观念之辩，又有证据之辩，旗帜鲜明而论述平和，论见犀利而逻辑缜密，再一次更深刻更明确地揭示出脂本之伪与程本之真。作者认为：揭露脂砚斋的伪造，不是要“把20世纪百年红学描绘得一团漆黑”，而是要把以粗劣、浅陋和破绽百出的脂本当着《红楼梦》“真本”的历史颠倒过来，要把红学几乎为“曹学”“脂学”独占的局面颠倒过来，从而为“回归《红楼梦》文本研究”扫清道路。难怪有的年青朋友看了欧阳的大作情不自禁地在网上发布赞美之声：“我为‘程前脂后、程真脂假’的学说鼓与呼！”

作者在《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谭》中写到：红学的历史不是笔直向前发展的，而是在曲折、多变甚至倒退中发展的。1904年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以哲学和美学的观念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新局面，但红学并未沿着王国维开辟的正确路子发展，而是误入了1921年胡适《红楼梦考证》的歧途，什么“雪芹自传说”，“曹寅家世说”，“高鹗续书说”，“脂本原本说”等错误的观念延续近百年，



将红学引向极其错误的方向，至今仍为一些人所信从。胡适与王国维在本质上是不同的，他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不高，认为《红楼梦》“比不上《儒林外史》”，“比不上《海上花列传》，比不上《老残游记》”。他的《红楼梦考证》本来是与汪原放整理出版16种古代白话小说时，作为书前的“导言”“代序”的形式出现的（见欧阳健、吴国柱、曲沐《红学百年风云录》），是想借《红楼梦考证》“教你一个科学的方法”。1954年批判胡适是应该的，只是批判者的路走错了，反而导致批判者接过了被批判者的衣钵，正如俞平伯指出的那样：“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，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，胡适地下有知，必干笑也”，这具有多么大的讽刺意味啊！这些历史的教训主流红学家就是不肯吸取，仍在自误误人，自欺欺人。

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2005年发现一个抄本《红楼梦诗词选》，写出一篇《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〈红楼梦〉——试魁手抄〈红楼梦诗词选〉的特别报告》，得出“早期脂评抄本确实存在”的结论。文章一出，有人据此认为“不晚于嘉庆22年的时候，带脂批的本子还在世间流传，而嘉庆时期有人默认了脂批的时间是在嘉庆三年《续红楼梦》成书之前的”；有人还认为，这下欧阳健可是“哑口无言”了。有朋友将刊有该文的《红楼梦学刊》2005年3期寄给欧阳，已是事隔八年了。欧阳看后苦笑不得，撰文指出该文矛盾、疏漏实在太多，不足凭信：“千山试魁选录的是《红楼梦》诗词，因何把不是《红楼梦》的《续红楼梦》中的酒令抄进去呢？”此其一；“特别报告”强调的

是八十回脂抄本，因何《红楼梦诗词选》却抄进后四十回诗词呢？此其二；秦子忱《续红楼梦》，初刻为嘉庆四年刊本，哪来的嘉庆三年秦雪坞（子忱）撰《续红楼梦》呢？此其三；抄本《红楼梦诗词选》，怎么能在嘉庆三年抄到嘉庆四年的《续红楼梦》呢？此其四。如此等等，谬误甚多。欧阳的驳论是尖锐的、犀利的、一针见血的，论述却十分平和、客观，确有大家风范，就此即将“特别报告”的结论击得粉碎。

2013年8月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张俊、沈治钧二位先生新批校注《红楼梦》，该书光是“评批，校注”，洋洋洒洒，将近百万文字，处处引用脂本脂批以说事，矛盾、谬误，比比皆是。欧阳健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旋即写出两万馀言的《纵借程本之躯壳，难招脂斋之游魂——商务版〈新批校注红楼梦〉烛幽》（以下简称“烛幽”）的大作，不惮烦劳地一一辨析之。商务版介绍说：该书所据底本，“自始至终呈现出鲜明的程乙本特色”。令人不解的是，该书评批者却直斥“程本文字，既误且劣”，这是评批者的基调和底线。既然“程本文字，既误且劣”，缘何选择程乙本为批校底本呢？而且，说程本文字“既误且劣”，并不符合事实，是故意歪曲程本而美化脂本。评批者的目的就是“借程本之躯壳以招脂斋之游魂”，然而徒劳的。该书的谬误，经欧阳之辨析，犀照烛幽，被揭露得淋漓尽致。比如程乙本开头第一句说：“此开卷第一回也”。评批者引甲戌本“凡例”，说“此”字下原有一“书”字，“后由脂砚斋删削而成为是书第一回总评，后人不察，复窜入正文”。欧阳指出：“‘也’字是表判断的语气词。‘此

开卷第一回也’，应断为：‘此，开卷第一回也’，意即：‘这是开卷第一回’，凡例作‘此书开卷第一回也’，讲‘这本书是开卷第一回’，就完全不通了。凡例是置于书前的，第一回正文还在后头，怎谈得上‘是第一回’？可见错的不是程本，而是甲戌本‘凡例’”。冯其庸先生在《论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〉甲戌本“范例”》中举出“范例”“八大内在矛盾”，然后说：“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，‘范例’本身的内在矛盾，自然也只能成为它最终被人识破其伪造真面目的依据。”（《红楼梦学刊》1980年第4期）评批者肯定“范例”以肯定冯先生的见解，却忘记了冯先生说过的话，完全被“崇脂观念”冲昏了头脑。评批者还大力肯定庚辰本，其实庚辰本文字错乱得“一塌糊涂”、“一团糟”、“乱七八糟，狼籍满纸”、“批语很少三句不带别字”（台湾作家苏雪林语），且篡改《红楼梦》的人物形象，歪曲贾宝玉，歪曲林黛玉，歪曲芳官和尤三姐；并加进一些攻击少数民族的极其狭隘、极端别扭的拙劣文字，简直把《红楼梦》糟蹋得不像样子了。评批者对这些视而不见，一味地吹捧脂砚斋，吹捧脂本和脂批，还有学者的良知吗？

“烛幽”以细致的笔法，归纳出评批者好几种“评批”的情形，一一指出其肯定脂本，贬抑程本的种种矛盾、种种荒谬错误的观点，实在使人看不下去。尤其一些简单的问题都“评批”错误。如程本第六回“刘老老一进荣国府”，脂本将“老老”改成“姥姥”，“烛幽”举出《正字通》等大量历史文献证明“姥姥”非“外祖母”之义，从

前皆读“母音”，写作“媼媼”，乃后起的别字，其时期相当的晚。再如脂批“凤姐点戏，脂斋执笔事，今知者聊聊矣，不怨夫”。“评批者”也大加肯定，其实这完全是违背文学基本常识的胡话：脂砚斋是现实中的人物，怎么能进入小说充当其中一个角色呢？的确是“离奇之谈”。如此荒唐悖谬的“评批”充斥于商务版的《新批校注红楼梦》，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的书，不是自掉身价，还能取信于学术界吗？

《枣窗闲笔》是脂砚斋的救命稻草，尽管欧阳健先生多次论证它是赝品，总有人出来企图挽救它的颓运，最近台湾黄一农先生即是其中之一。鉴于此，欧阳也不惮烦劳地一连写了六篇澄清是非的辨伪博文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，回答了黄一农先生发现“新材料”的不实，神通广大的“E考据”，挽救不了《枣窗闲笔》赝品的性质。

这些论述都是极其扎实的，极见功力的，扫荡了红坛出现的崇脂的种种谬论，“玉宇澄清万里埃”，这就是《红谭2014》价值的所在，也是2014年是不平凡一年的原因。或许2014更是吉祥的一年，从1904年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问世到现在，已整整110年；从1954年批评俞平伯到现在，已整整60年；从欧阳健《还原脂砚斋》问世到现在，已整整十年。2014年多么不平凡啊，“崇脂派”还会出现什么荒诞谬论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

2014年11月9日序于贵州大学百芸书屋